

學 誦

日六月一十年四十二百九千一

無政府和孔子

老
梅

本刊提倡無政府主義，供國人研究，一年有餘。總以為可以了然大悟，不至於目為那說，驚為怪談。萬不料還有許多人，提起無政府三個字來，變臉失色，起坐不寧，好像碰着吃人的老虎一般，真怪極了！記者因為鎮定這一類人心起見，把這最新的主義，拿最舊的學說去注解一番。或者可以免却許多驚怪，也未可知。

說起中國最舊學說，和無政府符合的，莫如老子。老子列子墨子楊子一類。但不幸一般入，又把這一類學說，列在甚麼異端裏頭，一開口，便要學老孟的口氣，用武斷精神，大發疾喝道：「墨子兼愛是無父也，楊子為我是無君也，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」更不容人辯別一句。然老孟顯學孔子，若請出孔子來，講一講無政府，怕老孟在世，也不敢駁他吧！以上是記者作這篇文字的動機。但問孔子主張符合無政府的證據，在那裏呢？很多很多，咱們先略提幾項，請大家細看！

子曰：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」這明明是講有君是野蠻地方——夷狄，無君是文明地方——諸夏。古人筆打代表政府，便是講與其野蠻有政府，不如文明無政府。即如現在所謂文明國家英美德法等，俱有政府，政府所恃的就是「一種野蠻武力」；內而欺侮平民，外而併吞弱鄰，正是孔子所說的夷狄之邦。惟墨西哥，有一塊極自由極文明的區域，名叫薩巴達蘭地，無政府，無法律，四百萬人，同心合力。內保平民的安寧，外拒強鄰的凌辱，創設九年，毫無外患內憂。工藝思想，高出歐美各國以上。正合孔子所說的諸夏之邦了。這真可以注釋孔子這兩句話！

但這兩句話，被校儒譸讀了。勉強解曰：「夷狄尚有君，不像諸夏已無君了！是感概的意思。」但這一解，絕不合當時情勢，因為孔子生在春秋時代，諸侯供奉周主，並非無君，於是又有進一解的，曰：「當時諸夏雖有君，而諸侯專政，其心目中早無天子，可以說是無君。」然我還要反駁一句，夷狄之有君，又指着那一國講呢？既以孔子有為而發，必定覓出實在國土來才行。（若照前說法，是理想的話，所以說得下去。）然此節既有他解，我們且拋開。再講！

（未完）

託爾斯太的思想和主義

「一個人的思想和他的行為是有關係的。」我們要曉得託氏的思想，必先知道他的行為；但託氏的略傳已在本刊第一期發表過，所以現在不再述他的生平，只述他的思想和主義罷！

託爾斯太思想最重要的地方，就是在「愛」一個字，他的人生觀，就是根據於這兩個字來的。他以為世界的八類，都是一家，都應當互相親愛的；不應分什麼階級，以致於互相殘殺。這世界上一切苦痛都是人類違反自然法則所得的罪咎；人類若能順從這個法則，就能夠免除苦痛。這人生自然法則是什麼呢？就是這「愛」字。人類是由愛而生的，「愛」可以使人類為他人謀幸福，免去一切的手銜。所以他說：「愛與犧牲是真正的幸福」。又說：「真理不過就是愛罷！」。

說到託氏的人生觀。他以為人生的真義就是在尋求真理的意思，若能夠尋求真理的意思，那人生最高的幸福，便可以達到的。「理性」的生活，是博愛，是服務，是忘却自己，是互助，是不畏死的。「一」。註一「人生果實，實在有人類不得理解的目的存在。我們為這種不得理解的目的而努力奮鬥，就是人類的運命。因為人類（現在）可以達到的目的，是有限的。然橫於人類前面的目的，是無限的。我們要想接近這無限的目的，就是人間生活的意義。人生的意義怎麼解法呢？我看還是不外向這無限的目的，時時努力猛進罷了。」（註二）但是他又說：「無勞動則無人生。……人生之義務既盡，而後始可以了人生之「意義」。」（註三）世界沒有不勞動而能生存的人，不勞動的人安可以生活，所以我們就知道勞動實為人生最大的義務；不盡這種義務，就不應享人生的權利。

我們要曉得：人類是為種族而生存，各個人不過為他的同胞盡力

罷了。他人的幸福，也就是我的幸福。

託氏的人生觀，不過就是上面所說的那樣。

有一些人因為看託氏著作中常常說宗教和上帝，就以為他是一個基督教徒。其實錯了，託氏晚年雖起建立宗教的思想，但是他所講的「真理的宗教」，却與世間一切的宗教不同。他答日人某石信問解釋他的宗教說：「我所謂的「真理的宗教」與彼教此教却不同，乃是集合各宗教共同的要點（人類平等是宗教共同的要點）探他的長處，拋棄他的短處，建設成一教，求以人類真正的幸福，並且以眾生平等，世界大同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為目的。」（註四）現在我們就可明白了解他的宗教的意義了。至於他為什麼要建立宗教呢？他又說：「欲以今日人類生命之現狀，舍開一教而為全世界人類心理所應有者，俾一般人民以是為正誼，循斯以求民德而外，殆莫能為功也。」（註五）他著作中所說宗教，就是真理的宗教：上帝就是真理，也就是愛。他極端反對現在一切的宗教。他著作了一部「罪惡之源」現在的那教，中有說：「人民陷入苦海的原因，就是由於這個假耶穌教招牌的偽宗教所作的孽。」他恨偽宗教極了。所以他後來答日人信內又說：「革命黨安那其黨，社會黨王張無宗教主義，鄙意極為贊同。」這樣看來，何能說他是基督教徒呢？並且在一九〇一年俄教會加他以著作教授「不信上帝，背反正教」的罪名，驅逐他出會。（未完）

未來

索非

「過去」已經很遠的過去了；
現在只是一瞬一閃地
返跡着「過去」；

過去的農社

農社起初組織的時候，社員都是從內地過去的同志。其中最有力的中堅分子，要算我們無政府主義的急先鋒，今年七月被閩錫山毒害的張漢卿先生了。（此中隱着一大段痛史，將來再詳叙始末。）彼時我們底主旨，約略是這樣：

（一）要實行勞動，與農人為伍，期得宣傳主義的機會。

（二）要施施戶村教育，聯絡農民感情，以謀農人的大聯合。

因為要適合這個主旨，我們即選擇了一塊適宜的地方作了社址。這塊適當的地方，就是寧條嶺鎮的南寨了。寨居梁鎮之南五里許，週圍以土牆，如內地的土城然。寨內面積，約在二十畝左右，建築宏大，房屋華麗，可為三邊冠。只因七八年無人居住，草木叢生，瓦石傾摧，一片蕭條氣象。我們初到那裏，不禁發生白居易所寫長安大宅之感慨！原來這個南寨，是本地軍人唐某勒迫居民建築而成的。其中華麗房舍，即他自己底私邸。可憐他第一日移寓其中，即被變兵鎗斃。富貴功名，轉瞬一空，地方亦被充公了。人亡物去，足為貸悖而入者的一鑑呵！自是以後，除虛占魁在其中住了七八日而外，再無人敢居其內者，鄉人以其不吉故也。寨之四週，尚有公田三百畝，足供我們耕種之用。居民散處附近，有四五十家，倘有我們着手聯絡的好機會，既已找得如此相宜的社址，我們底工作於是乎開始了。

傻兒的幸福

(續)

索 非

明天，太陽還沒出來，智兒早已起床，臉也不洗，粥也不喝，獨自個擱上犁，牽上狗。又恐怕傻兒用了他的牛，所以並牽了牛，連跑帶跳並三步併作兩步的趕到田裏；把牛栓在一旁，把鞭頭套在狗項上，

不耕地，一手執着鞭，一手攬着木棒，呆呆的等待有人問他來。

等了好些時候，太陽才出來；又等了好些時候，田壟上。經過幾個下地的農夫。但是誰見了智兒的形狀，誰都要笑他；又等了好些時候，太陽才上午；又等了好些時候，太陽才正午。……智兒真等急了，恨不得那賞錢的官兒立刻飛到面前。教他獲得無價的賞賜。好容易直等到太陽過午的時候，那官兒果然來了。

那官兒見了，果然便問道：

「喂！朋友，你為什麼有牛不用……？」

「我那只狗乃是天下希有的狗，」智兒沒等他說完，便很急地回答說。

「什麼？寶……」

「抽一鞭，滿田飛；打一棒，滿田晃；」智兒又搶着回答說。

「天下那有那樣的寶狗？我不信，你且試給我看看。如果真能滿田飛，滿田晃，那末，我就賞你二百塊錢。」

智兒聽了這話，好像罪犯獲得了恩赦的命令似的，喜出望外，立刻劈拍！拾拉！拾拉！劈拍！一地把那狗亂鞭亂打起來；打得那狗只是汪！汪！汪！地亂叫，直上直下地亂跳，却不滿田飛，滿田晃。小弟弟呀！請猜猜。那狗為什麼不飛不晃呢？難道不是昨天的那狗嗎？不，原來智兒沒有把鞭頭放下，那麼，小小的一條黑狗，怎能拖着很笨重的犁去滿田飛滿田晃呢？

智兒這一陣狠命的鞭打，只是那狗終不飛不晃，打到後來，不要說飛，晃，竟連跳也不跳，叫也不叫了。唉！可憐一條可愛的黑狗，平時無辜的遭了智兒一陣的毒手，屈死在他那無情的鞭棒之下了。

那官兒可不比昨天傻兒所見的良善了。他見這情形，立刻發怒道

「嘩！你這混蛋東講！胆敢無事生話，目無官長！」回頭向從人道：「來！快與我賣他五百大板。」

于是這「劈板」聲，從黑狗身上移到智兒身上了。直打得他亂叫：「老爺饒命！老爺饒命！」智兒也只得搥了犂，牽了牛，一蹶一趨的回家去了。

僕兒正在家中東摸；西弄；消魔光陰；忽然看見他哥；十分狼狽的樣子，立刻驚問道：

「怎麼啦，哥；！狗呢？」

「唉！」智兒嘆了一口氣，把自己所遇的事情，告訴了僕兒；並告他說：「那狗如今還藏在田裏呢。」

僕兒猛聽得自己的狗被打死了，惹得雙腳亂跳，也顧不得哥哥，立刻連跑帶跳的奔到田裏，四下尋找，看那裏有狗跡影；那狗早不知到那裏去了，田的中間，却長了一株小小柳樹，柳葉青；十分可愛，僕兒找得困了，便坐在柳樹底下息歇息。

（未完）

借隱

（續）

韻裳

花底的鶯聲，驚起了幽閨的好夢，又是一年暮春呵！雖然，今年的暮春，可怎麼抵得去年的暮春呢？但是去年的暮春，也是在這樣別情離緒中間度過的！

深深的院落，寂寂的庭階。草樹的光輝，芳花的香艷。何等可愛好的春光呵！但是人們却這般不自惜的憂怨呢。果然只是為得別情離緒麼？不過有些是為得離情別緒罷了！不堪回首的舊年的情事，蒼茫的夢境，却向何處尋求呢！又見得在當時花下階前村柱着。負背着，鬪笑

着的牙牙學語的小男兒，漸漸的長成，已經肯得大半日離開家，自己背了書包，到學校去，又知道到放學時，忙忙的走回來了。

青年的母親，最關心的，是自己第一次的收穫。自從送別的那一日算起，五七年來，每日裏瞻望着嬌兒的顏色，支撐着這零落的家庭。杜絕親朋的往來，深深的掩了門楣，過那樣孤零的日月。前花下，層層約起了苔岑；空閒的房屋，窗櫺上都結了蛛網；牆頭墻下的野草年年隨意的生長；寂寞的空庭，荒蕪得只剩下幾行斜徑。日間遠遠的傳到了市人的喧嘩，夜裏靜靜的數盡了古寺的鐘聲，和待頭的更鼓。只此已經足消磨盡了母親的青春，也便催促了牙牙學語的小男兒，長成了如許。

自從送別的那一日算起，五七年來，每日裏瞻望着他嬌兒的顏色，支撐着這零落的家庭。漸漸的消滅了豐豔的容顏，蓬亂了曼長的髮。草草的梳妝，捨去了冶容的膏粉。過幾時慢慢的又藏起當日裏適體的散紅淺紫的鮮豔的衣裳。憂勞排擠了芳容。思慮銷溶了玉骨。無情的歲月，却不管人世的憂傷。才是一度和風，吹放了滿園桃李，雙雙的紫燕，來到梁間。不幾時斤雲渡了銀河，過了食瓜時節。早則又聽到了牆根的促織，遍庭階舖滿了夜合的紅葉，颯颯的西風，吹破了寒恣，引進了蕭蕭的樹響。無明的長夜，隻影孤燈，擁衾倚枕。小兒已睡得酣沉，見到了欲燃的紅爐，猛想到遠人的寒夜。烟雲過眼，又到了今歲的暮春了。屈指算當年約會的歸期，又過了幾多歲月。少年人得意時，為些虛譽浮名輕易的拋擲。又那知辜負了閨中人的願望，久別悲離，早已枯乾當年的媚眼。小男兒也自聰明，每每攀附在母親身上，問着：「是為誰流淚？」只是作母親的，又那能將這等的情懷，訴說與自己的愛子呢？

暮春的時節。過午的天光。小男兒自去上學，靜院空庭，只餘得一個

青年的母親，街面賣花聲，那女兒的嗚咽的問話，漸漸的隔牆傳到耳裏，聽得溫溫的。雖然倚枕迷離，却欲眠不寐了！飄飄的真身，向階前小步，把冷水潑罷盆花。看窗前一樹海棠，早已謝盡輕紅的花片。向塵封的妝台畔，揭出黯綠的鏡妝，看鏡裏的容顏，已經憔悴到如此可憐的情境。枝上的鶯啼，梁間的燕語，在在都足以增長思婦的夢傷。想起，現在的神，固然是無心自適，他日裏遠人游倦歸來，這一副羸形骸，自非得無頭再受他的愛慰。多情的夫婿，雖不肯捨棄了舊人，只是這般的憔悴支離，却怎得羸廢了少年人輕狂的意氣。待要重提起當年愛好的情懷，將鏡裏的容顏收拾得如前豐飽。又奈何心緒如麻，坐對着秋發愁眉，却無一毫的氣力。檢看着當時常用的膏粉，已經霉壞了，成了飛灰。常穿着的鮮衣，也早都爛壞了顏色；真個是物猶如此！

不堪回首的舊年的情事，蒼茫的悲境，却向何處尋求呢？猛聽得門環一片聲的響起，打斷了痴思。婉而且香甘的一聲「娘娘！」，又觸起她一番的心事。

花底的鶯聲，驚起了幽閒的好夢，又是一年的暮春呵！雖然今年的暮春不比去年的暮春了，去年的暮春，却是在別情離緒中間度過的！深深的院落，寂寂的庭階，草樹的光輝，芳草的香艷，何等可愛好的春光呵！倦遊的勞人，久別的恩婦，重到的故鄉，樂遊的園地。在這裏度過了可愛好的春光，是何等的幸事，雖然，只般便是人間的幸事麼。

牙牙學語的小男兒，早是長成了如許，零落的家庭，一年年勞她支撐。少年人游倦歸來，看破了浮名虛譽。雖然早誤了歸期，辜負了閨中人的願望。但想到拚了這有限的青春，捨了那無涯的軍業，鎮日的獨守在閨中。從此不審相思，也猶可填補了五七年的離恨。因此他殷

勤的慰藉了自己的妻；「我居然還有家，可知你的心血，已經用盡了。」女人慵的倦態，斜在丈夫身邊，含了媚笑；「如果你歸來，我卻死了呢？」少年人撫慰她；「我也只得回家當和尚去。」那孩子呢？「他已經沒有了母親，還怕再沒有了父親麼？」

旖旎和風，迎潤的麗日，穿過了一帶明窓，滿庭中添了萬般的生氣。少年携了他的妻，立在階前。看那窓下，一樹衰桃，開得正是繁華濃艷，夜合花才放了嫩葉，滿地生了寒草。教導着她；「你真要掃這階下的蒼苔，莫要除那牆頭的野草，也莫要去那窓上的蛛絲。收拾起枯萎的盆花，不要棄擲了。我依舊杜絕了親朋的交遊，為得是保留着這座院中間的舊景色。好警戒我下次的輕狂呵！這不都是幾年來你的傷心的表現麼？」女人笑了；「用你分囑？看我懶到這般，那有閒時間，收拾這院落。」怕我嫌你懶麼？「怕你？誰讓你當初娶我來？早已就一切都寄托了你當初寄托你的是一樣一個嬌態慣慣的身子，還有一副痴痴的性格，現在你嫌得起？」少年人推着她；

平民叫苦集

歲暮口號十二號

尤西黨

三年無雨兩頭荒，最苦吳田半水鄉，任是水多留下在，縣官白水要徵糧。低田水草盡成蕪，誰料高田穀亦無，一石還租五斗債，更留何物報妻孥。四海軍魔急挽犄，鄉城何處不追呼，縱教挽過心頭肉，猶勝沙場戰骨枯。千門萬戶無攤錢，皂隸催符滿市廛，聞說鄉村無閒架，西山十里泊官船。

酒肆屠門大道前，盡室舖閣河誰邊，
官家不同市中枕，八尺牙牀自在眠。
新令銷行里正當，步弓八寸細分張，
普天之下皆王土，偏是長洲地耐量。
阡陌縱橫版籍更，跨河三尺與丘平，
桑田甯海須臾事，努力農夫水上耕。
司農握算回千般，但日餘晷日拜官，
若使齊奴今尚在，花開並谷慶豐禎。
蓋蓋室室青蓋新，天邊望氣識金銀，
強如唐寶三杯酒，便換將軍一去身。
老子休官二十年，也隨官戶納官錢，
昨零河下官兵過，一樣富差去挽船。
三頃薄田二頃元，厨無炊米甕無柴，
先生寔坐閒無事，獨上堂亭歎水哉。
屋中門外聞歌吹，東事新翻四出頭，
我似風風飢欲死，鷄黍討債鴨來愁。

廣百論釋論科釋

聖天出世。去佛既遠。邪見臻張。自樹己宗。妨傳正教。破彼邪迷。
方入佛法。故而抗邪徒。折服異學。退處閑林。撰集成論。正洗外邪。
兼申內執。緣不同也。問。聖天既造百論。破邪已周。何得復造此
答。雖造百論。破邪已周。尙恐義有未圓。故造此論。以廣其例。
又聖天跡遍五天。足歷萬國。異處破邪。故造此論。又聖天初破邪

聖天菩薩造論本 護法菩薩釋
玄奘三藏法師譯 韻彙科釋

學 願

宗。造爲百論。執仗百論。廣破邪宗。還息閑林。深研窮探。造爲此
論。又聖天與外道對揚邪正。造爲百論。破邪既周。重集二處五處千
處萬處破邪之語。權巧所發。廣爲開示。故造此論。

二彰宗旨者。問。聖天菩薩。破邪顯正。以何破邪。依何顯正。答。
依真俗二諦爲體。故能顯正。以般若滄和二智爲用。故能破邪。問。
云何依真俗二諦爲體。則能顯正。答。諸佛說法。皆依二諦。蓋是
相持之假名。窮中道之正號也。故論云。諸佛依一諦說法。又云。
因緣所生法。我說是空。亦以是假名。亦是中道義。因緣生法。是俗
諦。即是空。是真諦。此真俗二諦。皆是假名。即假名。即是中道也。
二諦玄義。凡有四重。第一重。衆緣所生法。是有。是俗諦。即是
空。是無。是真諦。第二重。是有是無。皆是俗諦。非有非無。乃是
真諦。第三重。是是非非。皆是俗諦。非是非非。乃是真諦。第四重。
一經皆是俗諦。心行路絕。言語道斷。乃爲真諦。二諦是假名。中
道是體。就二諦明中道。凡有三重。第一重無有可有。以無故有。無
無可無。以有故無。以無故有。有是假有。以有故無。無是假無。假
有假無。所謂俗諦中道也。假有非有。假無非無。非有非無。所謂真
諦中道也。假有假無。是非有無。非有非無。非非有無。故非有無非
非有無。是一諦合明中道也。二諦義大概如此。諸佛說經。依於二諦。
菩薩觀學佛法。故造論亦依於二諦。依二諦故。橫空萬法。豎窮四
句。不壞假名。立中道義。故本論云。有非有俱非。諸宗皆寂寞。於
中欲與難。畢竟不能申。故依真俗二諦爲體。則能顯正也。問。云何
以般若滄和二智爲用。則能破邪。答。二智是諸佛觀心。法身父母。
如大品云。智度菩薩母。方便以爲父。智度實而照。方便善巧爲用。
如實而照。故得立中道義。善巧爲用。故得不壞假名。此二皆是。菩
薩權巧。故大智度論云。菩薩有二道。一般若道。二方便道。聖天菩

七

薩。行二道。用二智。故能借無破有。而不執無。情有破無。而不着有。以不着有。是以非常。以不執無。是以非斷。非常故雖有而無。則俗。義。非斷故雖無而有。是其奇義。雖有而無。故非有。雖無而有。故非無。非有一無是中道義。故入般若經云如來以善巧方便。安立有情際於實中。而有情際不異實際。故依二智為用。則能破邪也。詳如論中廣釋。問。此論宗旨。破邪顯正。何等異於百論。答。大略觀之。多分相同。百論辨於破申。此論亦辨破申。百論破而不立。此論亦破而不立。百論先破外劣破法。此亦先破外劣破法。百論正破外劣破內。此論亦正破外劣破內。故云大略相同。言其異者有二。一者用智不同。二者破緣不同。所謂用智不同者。百論是面折外道。淨一時唇舌。權巧方便。扶立宗義。如云有第四。其用宗則短。此論是退處開林。匡一代大法。實智方便。扶立宗義。如第八品品名義。其用智則長。所謂破緣不同者。百論多用對緣。故惟一破異。借異破一。此論多用就緣。故雖破斥於外。而品品申明正宗。又百論親置邪等。故多對緣。此論並翰同林。故多就緣。又百論是聖天切破邪迷所造。邪如龍象。難可調伏。故方便摧折。此論是器天破邪既周後所造。欲樹規模。為復學則。故如實際呵斥也。

三明品第者。論有八品。初破常。次破我。次破時。次破見。次破根境。次破邊執次破有為相。未破教誡第十。計品有八。立名有二。七知名破。一品有名破。以破立名。所以洗邪迷。不以破立名。所以顯真實。問。邪迷多種。何以先破常。答。破常所以顯三空。諸邪迷多計常。執常立我。執我立法。則一切皆迷。故先破其常。示知一切無常。無常故無我。無我故無法。故一切皆無。既示一切無。又恐邪見執無。故別立末品破無。使信空有雙非。我法兩寂。次破我者。外人聞論主破一切常。而不信我。舉我來救。謂有神我。其體是常。周遍

不動。成一切法。若許我是常。則有常故。有常法最。有一切法。故次破我。破常故無常。破我故無我。無我故一切法空。猶恐外人不信一切法空。故論主一一為之拆破。次有時見二品。但時見義顯。恐尚有深迷。故次有根境邊執二品。破其深迷。外人雖信一切法體。本來空義。但於三有為相。猶不能忘情明無。故次一品破有為相。體相俱破。邪見深者。遂計一切法空。執着不捨。故論主最後為之破邪。所謂有非有俱非。妙中道義。問。何以此論明破次第。不同百論。答。百論正對外邪。故大以俱捨引邪人正。然後一切破其迷執。此論不爾。但探討外情。先破大執。正如百論俱捨既已。便明破神。問。何以此論破法。與百論不同。答。百論是豎破。此是橫破。豎破故將種種邪計。一一排比。從頭破斥。橫破故將種種邪計。分別歸納。於品品中一一破斥。又。百論以一異等見為經。而以根邊等執為緯。則一異等見中。含根邊等執。此論以根邊等執為經。而以一異等見為緯。故根邊等執中。含有一異等見。所以如此綜合者。正以開示破有多種。不必盡同也。問。何以此論。於每品末。俱申正宗。百論不然。答。文勢不同。豎破故蟬聯鈎鑷。一往直前。橫破故潺湲溯迴。正如長山萬里。時起孤峯。獨標傑秀也。

罪案啟事

景梅九君所著之罪案，存書不多，購者從速，每冊定價大洋五角

小通信

鏡塘 本報已出版，欺速泗來，我還住原處，此間事正在組織進行中。 拱辰